

從本土化到國際化的學術期刊之路

鄭英隆

承蒙不棄，近年得《澳門理工學報》之垂愛，每期受惠贈閱。我也特別珍惜這份同情情誼，每期必讀。讀內容，讀作者，我更讀辦刊人精神。自2011年正式全新改版以來，可謂成效初見。從封面到內容均煥然一新，欄目上，有比較固定的，如“名家專論”、“港澳研究”、“總編視角”等；也有不定期的專題討論，如“中西文化”、“海洋經濟”、“語言翻譯”等；學有所問，厚實而不失爭鳴；論文質量明顯提高，學界反映良好，影響力增強。綜合兩年多來《澳門理工學報》的欄目設置和一些論文，明顯感到改版後的辦刊宗旨體現了主辦單位的辦學宗旨：“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校刊理念與辦學理念的一致性，校刊構成學院整體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關係和諧，這實質上是在自己拓展學術載體空間。看“港澳研究”、“總編視角”等欄目，特色鮮明，品位高雅，思路開闊，令人感慨良多。

一、特色欄目與專題研究

特色欄目，或品牌欄目，或名家主持欄目，或專題討論，已成為國際化專業期刊發展趨勢下內地綜合性學術期刊力圖走出“綜而不合”困境的一種戰略安排。一些名校大刊聯盟外加中國知網聯手的專業論文重構，以打破綜而不專格局，是另一種選擇。借助互聯網平臺做相關專題的鏈接，是網絡開放角度的突圍。但真正做得好的並不多。我認為《澳門理工學報》的一些欄目做得是比較成功的，正在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與特色。

1. 港澳研究欄目

欄目體現“紮根澳門”這一立命之本，更深一層意思是全球化觀照下的澳門本土化發展理論探討。比如澳門的微型經濟體研究、澳門的人文歷史研究都是比較厚實的。澳門經濟社會問題研究不是《澳門理工學報》所獨有，不少學術期刊也在組編這類稿件，有的還列入特色欄目來經營。但做得像《澳門理工學報》這樣有立體感、有張力的並不多。比如2012年第2期《博彩行為的博弈理論研究範式》、2012年第4期《基於投注者行為的博彩信息傳播與規範》、2013年第3期《中國彩票業的規管：保護脆弱群體角度》、《論中國內地經濟政策的變化及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2012年第1期《唐詩中的博彩描述探究》等，有的儘管不是澳門問題，但卻是與澳門博彩業獨大的產業結構特點緊密相關的，組織與駐地經濟主業特點的相關問題研究或話題延伸，起加強特色欄目的作用。這種跳出特色論特色的文章組編工作長期堅持下去，會讓大多數研究或關注博彩業的學者，要研究澳門或研究博彩業就必不可少地檢索《澳門理工學報》文獻來參考，這個欄目就成功了，這個刊物也成功了。

澳門有它經濟社會結構的特殊性與個性。隨著全球一體化向高度和質量發展，城市或地區的個性特點會越來越突出，或說越來越具有競爭力。學術期刊意義上的個性首先要在內容上有體現，有組織者話語，如主持人語。像《澳門理工學報》這樣有個性的學術期刊也將變得越來越受重視，越來越有價值。學術期刊不只是些人所喻稱的主辦單位的名片，而更是一個網絡平臺。

刊物個性越鮮明，關注度越高，其網絡平臺就越大。為此建議編輯部利用期刊這一網絡平臺，組織編發一些本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方面具有獨特意義（如博彩業研究）的論文，將有利於學術刊物的適度本地化，同時鞏固《澳門理工學報》的刊物特色。我相信，這對那些缺乏駐地根基，與主辦單位的主營業務不相干，缺乏組織支持，帶有很大程度的個人主觀性或臨時性的所謂特色欄目或品牌欄目將是一個有益的範本。

2. 學術期刊發展欄目

面對複雜多變，越來越多不確定性因素的世界，作為思想載體的學術期刊如何自知自智，修正定位，調整發展路徑，使之既適應世界變化又適合自己理念，是一個大方向問題。這其中我們有諸多困惑，也有許多交流，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全球開放大趨勢；二是期刊評價體系改革；三是國際互聯網技術與數字化世界的衝擊。三者正對中文學術期刊發展構成重大影響，這類文章也為期刊人特別關注。所以我對《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視角的幾組關於學術期刊發展方向與走勢的專題討論是比較看重的。這幾組文章講究集成性和匹配性，讓讀者從不同角度審視和思考學術期刊的趨向頗有啟示。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期刊主管部門對中文社科學術期刊如何應對文化全球化挑戰組織各種的戰略研討，還推出影響面極大的“中國期刊方陣”（包括1,000種“雙效”期刊，200種“雙百”期刊，100種“雙獎”期刊，若干種“雙高”期刊）、擴大世界影響力等等的總體部署。一些期刊社跟著策劃中外合作、增出英文版來提高國際影響力，以期於世界學術期刊叢林搶佔一席之地。但13年過去了，結果並不盡如人意。個中原因很多，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可能與中西語言不同和學術文化差異有關。中文學術期刊走向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但如何走向世界，不可能只有一個模式、一種路徑。相對來說，科技類學術期刊的國際交流可能比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的國際交流要來得容易一些，這可能與同行專業術語和表達方式相對比較簡明統一有關。《澳門理工學報》近兩年來組編的幾組文章對思考和探索中文社科期刊國際化之路是富有啟發性的。比如2012年第4期3篇和2013年第2期3篇文章對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化進程中提出的接軌問題與中國話語問題意識，2013年第3期3篇關於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發展的總結與思考，分別從價值取向、《九州學林》的誕生與成長、發展困境與變革這三個角度進行了深度掘進，有思想也有踐行。如上《澳門理工學報》著力經營“港澳研究”專欄，對中文社科期刊探索國際化之路也是有啟示的：把本土特色做強了，做好了，借助於葡語系（或其他語系）交流渠道優勢，拓寬空間，讓更多海外專家學者參與進來，共同攻克中外文化交流上的困難，對打破對外傳播中文學術思想的局限與交流障礙是比較切實可行的。

再從數字化世界方面說，基於國際互聯網的開放存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 OAJ），興起於1990年代中後期的在線出版物，是期刊出版模式的一項創新，對中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國際化發展也是一種機遇。開放存取期刊初創的目的是要打破傳統紙質出版模式在學術信息交流與科學研究的成本和交流障礙，因而其對作者和讀者都是革命性的。形式靈活多樣，有作者免費發表和讀者免費閱讀使用的（只需支付上網費用），也有收費的，收費方式又分統一價格和分級收費；作者發表論文，有需要經過嚴格的專家匿名審稿制的，有只要經過論文格式審查即可免費發表的。在開放存取出版模式下，研究人員可以通過互聯網即時免費訪問他人的研究成果，從而實現最新學術成果信息的無縫獲取。而在數字化世界中，中文學術期刊在語言上是弱勢的，因互聯網技術從一開始就是美式英語佔主導的；受制於學術傳統和學術範式的國際化不足，中文學術傳

播與國際交流上也是弱勢的。這些弱勢使中文社科學術期刊應對數字化世界挑戰的手段和方法都是不多的。但肩負開掘民族思想使命的期刊人又不得不關注、研究數字化世界的強烈衝擊與嚴峻挑戰，重認本體，因勢利導，在適者生存中求發展。《澳門理工學報》從學術期刊主編的層面抓其面對新挑戰的所思所想不失為明智之舉。比如2013年第1期《傳統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做最好的在線傳播》、第2期《變革年代學術期刊的數字化生存》等，內中不乏可圈可點之處。還有如2012年第1期《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核心期刊）評選的得失與出路》與2013年第1期《檢索抑或評價：CSSCI功能論析——兼論構建引文索引數據庫的若干問題》，各從不同視角觀察和分析同一個引文數據庫問題，對同行是有參考價值的。在現實操作層面上，適應數字化變革趨勢，《澳門理工學報》的網站設計理念，對我們內地許多學術期刊借助互聯網走向世界，與世界同行交流、對話，也是值得學習的。筆者以為，《澳門理工學報》也可借鑒國外一些學術期刊的有益做法，採用工作論文的方式，讓一些經編輯部從選題、研究方法、論證、格式等初步認可而尚未經過專家評審的論文提前公諸於世（這不影響其在期刊上正式採用），或可發可不發的論文發佈在網站上，給作者增添交流的機會，同時擴大作者讀者與編者的互動空間。工作論文方式既利於提高學術成果的時效性，實際上也是低成本擴大刊物的容量，增加刊物內容的豐富性和形式多樣性，提高刊物的社會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

二、期刊發展與人文生態

學術期刊是最新科研成果發表的連續出版物，也是一種小眾的思想產品，有其特定的生存、發展規律。要促進真知，提高品位，富有學術個性，就要有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和海內百川的胸襟。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期刊生存在一定的人文生態中，在人文生態中尋求發展機遇與空間。學術連續出版物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有比其他類期刊更高的人文生態要求。人文生態首先是一個學術價值觀問題，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就有什麼樣的學術理念、學術精神以及相適應的社會支持系統，就會導致什麼樣的思想產品。學術期刊的學術思想載體性質決定期刊人與學術研究者的不解之緣，決定兩者價值觀的一致性。研究者的“什麼問題值得研究，什麼問題不值得研究”與期刊人的“什麼研究成果值得發表，什麼成果不值得發表”，兩者基本上是相通的。否則就會因缺乏通約性而難以同呼吸共命運，也就談不上共同發展。其次是思想自由與學術爭鳴氛圍。期刊同仁，每每相聚常有缺失創新性作品或有個性有特色論文之慨嘆，也深知思想自由與學術爭鳴在其間的價值與意義。一個思想得不到自由發揮、表達的空間是不可能造就創新性學術產品的，一個缺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氛圍也是不可能產生真知的。同理，一個受困於各種數字指標管理，受制於各種清規戒律的監管環境也是很難培育和弘揚社科學術期刊的人文精神的。再次是社會組織支持系統。對學術期刊這種小眾產品，有其不同於其他媒體的運行模式，走市場路線，往往難以達到3,000份以上訂戶的盈虧平衡點。也就是說靠讀者付費是難以實現收支平衡的。由作者付費以達到出版收支平衡也因研究經費撥款制度因素和作者習慣，而難以推行。而在由政府財政撥款，或主辦單位出資常常入不敷出的條件下，人文社會組織的經濟資助就顯得非常重要。《澳門理工學報》能因應學術結構環境變化作出從欄目、專題選題到具體文章甚至觀點提法的調整，實現成功改版，與澳門，與澳門理工學院開放有序的人文環境分不開。另一方面，學術期刊的發展又在不斷適應、改進、優化其所處的人文生態。我相信，有澳門，有澳門理工學院這麼一個開放有序的人文環境，《澳門理工學報》一定會越辦越好，不斷躍上新臺階。我們充滿期待。

（作者係暨南大學產業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產經評論》執行主編）